



余忠宣公青陽山房集卷三

古燕後學張純



送歸彥溫赴河西廉使序

河西本匈奴昆耶休屠王之地三代之時不通於中國漢始取而有之置五郡其間自李唐以來拓跋氏乃王其地號爲西夏至於遼宋日事戰伐故其民多武勇而少文理然以予觀之予家合淝合淝之戍一軍皆夏人人面多黎墨善騎射有長身至八九尺者其性大抵質直而上義平居相與雖異姓如親姻凡

有所得雖簞食豆羹不以自私必召其朋友朋友之間有無相共有餘卽以與人無卽以取諸人亦不少以屬意百斛之粟數千百緡之錢可一語而致具也歲時往來以相勞問少長相坐以齒不以爵獻壽拜舞上下之情怡然相謹醉卽相與道其鄉鄰親戚各相持涕泣以爲常予初以爲此異鄉相親乃爾及以問夏人凡國中之俗莫不皆然其異姓之人乃如此則其親姻可知矣宜其民皆親上歿長而以彈丸黑子之地抗二大國傳世五六百年而後亾非偶然也

自數十年來吾夏人之居合肥者老者皆亾少者皆亾長其習日以異其俗日不同少貴長賤則少傲其長兄強弟弱則兄棄其弟臨小利害不翅毫髮則親戚相賊害如仇讐予猶疑江淮之土薄而人之生長於此者亦因以變及以問夏人凡國中之俗今亦莫不皆然其於親姻如此則異姓之人可知也夫夏小國也際時分裂而用武必不能篤於所教而區區遐方教之亦未必合於先王之法及國家受天命一海內收其兵甲而摩以仁柔養之以學校而誘之以

利祿今百餘年於茲絃誦之聲內自京師達於海徼其教亦云至矣而俗迺日降如此吾不知其何說也我祖宗之置肅政廉訪司於天下大要以風俗爲先而其職以學校爲重故世謂之風憲是得先王爲治之意也故嘗選任尊官非道德爵位出乎庶僚者不得與是選所以爲民表也今皇帝用嵬名公爲御史大夫公乃歷選朝著盡拔諸名臣爲廉訪司而吾歸君彥溫以樞密院判官而爲河西君少擢科目能古文辭有大節由國子博士五轉而遷是官今爲廉使於夏必能興學施教以澤吾夏人吾夏人聞朝廷以儒臣爲尊官以蒞已必能勸於學以服君之化風俗必當丕變以復於古其異姓相與如親姻如國初時如余所云者矣故道吾夏之俗以望吾歸君焉

送月彥明經歷赴行都水監序

中國之水賴禹治之而悉平而河獨爲患至今未已者何也河失禹之道而治河者不以禹之所治治之也蓋河出崑崙合諸戎之水東流以入中國其性勁悍若人性之有強力其來也甚遠而其注中國也爲

甚下又若建瓴水於峻宇之上則其所難治也固宜且中原之地平曠夷衍無洞庭彭蠡以爲之滙故河嘗橫潰爲患其勢非多爲之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勝也故禹之治河自大伾而下則析爲三渠大陸而下則播爲九河然後其委多河之大有所瀉力有所分而患可平也此禹治河之道也自周定時河始南徙訖於漢而禹之故道失矣故西京時其受患特甚雖以武帝之才乘文景富庶之業而一瓠子之微終不能塞而付之無可奈何自瓠子再決而其流爲屯

氏諸河其後河入千乘而德棣之河又播爲八漢人指以爲太史馬頰河者是其委多河之大有所瀉而力有所分大抵偶合於禹所治河者由是而訖東都至唐河不爲患者千數百年或者以謂王景隄防之力乃大不然使無屯氏及德棣諸河河之大無所瀉而力無所分景以尋丈之防而捍猶螳螂之駕而可以捍大車之奔吾不信也惟河之委旣多大有所瀉而力又有所分景之隄防特以捍漸水之衍溢者耳比趙宋時河又南決至於南渡乃由彭城合汴泗東

南以入淮而漢之故道又失以河之大且力惟一淮以爲之委無以瀉而分之故今之河患與武帝無異余嘗以爲中國之地西南高而東北下故水至中國而入海者一皆趨於東北古河自龍門卽穿西山踵趾而入大陸地之最下者也然河天下之濁水也凡水一石率泥數斗嘗道出梁宋觀河所決凡水之所被比其去卽穹居大木盡沒地中漫不見踪跡河之行於地方也數十年而河徙千乘自漢而後千數百年而河徙彭城然南方之地本高於北故河之南徙也難而其北徙也易自宋南渡至今殆二百年而河旋北迺其勢然非有他說也比者河北破金堤踰豐沛曹鄆諸郡大受其害天子哀民之墊溺迺疏柳河欲引之南工不就又遣平章政事嵬名公御史中丞李公及禮部尙書秦不花公沉兩圭有邸及白馬而祀之河之患不已乃會諸老臣集議治河者諸老臣無能言其說獨尙書秦不華公以爲當濬河棄道復引河以入彭城而待制楊梓又力以爲棄道不可濬設使濬之而河未必能入廟堂無所從遣都水使者

相其便害或者以爲當築隄起曹南訖嘉祥東西三百里以漳河之北流則漸可圖以導之使南廟堂從之廼置都水分監以任其事選朝臣之知水者爲都水而吾同年月君彥明爲元幕將行以問於余余不知河事者雖然諺有之曰不習爲吏眠已成事以事已成者爲君言則古所以治河者可見也今河惟不反故道則其勢可障而排之使南使反於故道由漢之千乘以入海則國家將無水旱千餘年如東都與唐之時乎今禹之九河旣不可復考而河亦不復德

棣之間漢人指以爲太史馬頰河者尙未泯可尋究如縷河之道是將大有所瀉而力有所分非若一淮之小而阨其勢而使之橫潰爲吾民害也今夫廟堂之議非以南爲壑也其慮以爲河之北而會通之漕廢其係於朝廷甚重余則以爲河北而會通之漕不廢何也漕以汶而不可以河也河北則汶自彭城以下必微微則吾有制而相之亦可以舟以漕書所謂浮于汶達於河者是也余特欲防鉅野而使河不妄行俟河復千乘然後相水之宜而修治之特一人之

私言也朝廷方事隄防固無事此廼以彥明言者似迂遠而不切也萬一隄防不足以禦河則余之言或有時而驗焉故爲之敘

送樊時中赴都水庸田使序

國家置都水庸田使於江南本以爲民而賦稅爲之後往年使者昧於本末之義民嘗以旱告率拒之不受而盡征其租入比又以水告復逮繫告者而以爲姦治之其心以爲官爲都水而民有水旱之患如我何於是吳越之人咻然相譁以爲厲已會天子問民

所苦廼以爲民實水非姦遂劾逐使者破械縱民而以聞上朝議乃歷選公卿有學術知大體者爲之使而吾樊君時中以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使而選是職自君之來官僚叶和吏畏民服政以大行命下之日無不相視嗟咨以惜其去獨其友余闕躍然曰東南民力自前已謂之竭矣况今三百餘年昔之盛者衰登者耗今其貧者力作以苟生富者悉力以供賦有持其產爲酒食予人人皆望而去之其窮而無告甚於前世益遠矣其可重困之今而得賢使者以蒞

之修其漕澮相其作息不幸而有水旱之災則哀矜而爲之所民之窮者其少瘳矣乎今夫木之實繁者其枝披其本疏者其幹拔况於國與民乎哉故善樹木者簡其實而厚其本善爲國者疏其賦而厚其民理之較然者也時中慷慨有大志臨大事果毅不擇利害而爲之今其行也其能有以大慰吳越之民望以副朝廷之倚注也必矣二月初吉式發鄂城卉木繁盛賓僚具在各爲詩以稱美之予故首序焉

送范立中赴襄陽詩序

宋高宗南遷合淝遂爲邊地守臣多以武人爲之九百餘年間未嘗一歲無兵革故民之豪傑者皆去而爲將校累功多至節制郡中衣冠之族惟范氏商氏葛氏三家而已三家之在當時貴不過通判顯者或至知縣與府族亦未甚大也皇元受命包裹兵革休養元元民旣富庶矣而又修禮樂定治具諸武臣之子弟無所用其能多伏匿而不出春秋月朔郡太守有事於學衣浹衣戴烏角巾執邊豆罍爵唱贊道引者皆三家之子孫也故其材皆有所成就至學校官

累累有焉當宋季時諸武臣之富貴祇三家蔑如也而百餘年之後惟儒家子入爲弟子出爲人師隨其才之大小皆有聞於時雖天道忌滿惡盈而儒者之澤深且遠從古然也范氏世多聞人立中尤通敏由郡直學爲襄陽教諭宋亾時蜀流寓之士多在江漢意必有老成典刑人也有老成典刑人與之遊立中此行將大有得范氏之後有大顯者必立中也於其行也書以贈之

李克復總管赴贛州詩序

仁皇帝卽位錄懷來功致高位者無慮數十百人獨韓國李公以甘盤之舊爲最顯位平章總百度君臣一德銳精治古而韓公相業見稱於天下後世者設科取士其最也元統初余忝論薦計偕如京師與諸同年求韓公子孫得今伯徵太常相往來又識克復屯田於京師比來佐泗州而君復爲泗州屯田提舉日與君處念天下士所以復見前代賓興之盛者由韓公士不及見韓公見屯田不其猶見韓公乎且與太常同年辱使納禮故以太常之事君者事君朔月

歲時必從諸僚友造君第君暇亦輕裘緩帶以一小吏持馬過我我必爲之傾盡而語焉君色嚴而氣和有學而知體坐終日屹然於先朝人物故實無不熟而知聽其言疊疊如環之無端坐客無能置一辭也去年秋旣書滿宰相以君有門閥且久更事非散地所宜處奏爲贛州路總管州之長貳及諸屯田與凡州之人往賀君闕在次舉璣拜君言曰仁皇帝之文德入人也深天下不忘仁皇帝必及於韓公朝廷錄勲舊家首言君斯文之興可俟矣請以爲天下賀又曰韓公能以道術昌其家君兄弟能保功名以有光於韓公致中二千石請以賀君又言曰江之西文教之盛者曰吉曰贛多士彬彬焉人之所以厲於學科目之興也於韓公之始而厲於學獨不於韓公之季以治哉贛雖號難治君處之余知其爲易也請以賀於是程泗州賦詩四韻坐客人士皆爲詩以道其行使書說以爲引

楊君顯民詩集序

我國初有金宋天下之人惟才是用之無所專主然

用儒者爲居多也自至元以下始浸用吏雖執政大臣亦以吏爲之由是中州小民粗識字能治文書者得入臺閣共筆劄累日積月皆可以致通顯而中州之士見用者遂浸寡况南方之地遠士多不能自至於京師其抱材蘊者又往往不屑爲吏故其見用者尤寡也及其久也則南北之士亦自町畦以相訾甚若晉之與秦不可與同中國故夫南方之士微矣延祐中仁皇初設科目亦有所不屑而甘自沒溺於山林之間者不可勝道是可惜也夫士惟不得用於世

則多致力於文字之間以爲不朽而文辭有幸有不幸不幸者雖沒溺於山林而猶賴其文以自見而不泯而其甚不幸者至於老而無所用矣而其文又遂泯不顯是又可哀也比年大江之南山林之士有挾其文藝遊上國而遇知於當世士之彈冠而起者相踵京師大官之家皆有其客而遇知於當世者亦比比有之若豫章楊顯民者抱其才蘊不屑於科目甘自沒溺於山林之間當士羣起而有遇之時而又終不肯一出以干時取譽是其中必有所負而然也予

雖不識顯民然聞其人力學而操行通古今之務江南之士漸其澤而有名者甚衆其弟子之登科目仕州縣者亦能以政稱其家固貧而年又將老乃日蕭然吟咏以自樂無少怨怒不平之氣其殆古有道之士耶余讀而愛之其弟子涂穎持其所謂水北山房集者來京師將刻之以傳於世余爲題其首使後知顯民南州之士有所負者也是蓋有道之士也

貢泰父文集序

余天性素迂常力矯治之然終不能入繩墨矯治或甚則遂病不能勝因思以爲迂者亦聖賢以爲美德遂任之一切從其所樂常行四方必迂者然後心愛之而與之合凡捷機變者雖強與之然心終不樂也故暫合而輒去京師天下聲利之區也迂非所宜有嘗陰以求之士大夫之間得一人焉曰貢泰父泰父故學士仲章君之子能詩文少遊太學有時名因自貴重不妄爲進取有所不可交者亦不妄與交故吾二人者驩然相得若魚之泳於江獸之走於林也詩泰父爲應奉翰林文字固多暇者卽與聚盍有蔬一

品魚一盤飲酒三行或五行卽相與賦詩論文凡經史詞章古今上下治亂賢否圖書彝器無不言者意少適卽聯鑣過市據鞍談謔信其所如而止及暮無所止則相與問曰將何之皆曰無所之也乃各策馬還自古暨今王公貴人能求賢常少然自至元初姦回執政乃大惡儒者因說當國者罷科舉擯儒士其後公卿相師皆以爲常然而小夫賤隸亦皆以儒爲嗤詆當是時士大夫有欲進取立功名者皆強顏色昏旦往候於門媚說以妾婢始得尺寸此正迂者之

所不能爲也因翱翔自放無所求於人已而皆無所遇于旣歸淮南秦父亦以親嫌辭官歸除紹興推官不相見者爲最久去年大原賀君爲丞相蒐羅天下人材之有政譽者而秦父之治爲浙東西第一乃得復召爲應奉余適入朝爲待制相見益歡計其別十年矣吾年少於秦父鬚髮皆白而秦父神氣銳然面紅白如常出其別後所爲詩文甚富且大進益知秦父真豪士也夫以士之賢無所遇而淹於下僚宜其悲憤無聊而不能盡也顧乃自樹卓卓以其餘力而

致勤於文學且其貌克然非其中有所負蓋不能爾然則吾泰父之迂又過我遠矣夫古之賢士多不兼於文藝文藝雖卑而世亦貴而傳之者愛其人故也不賢者之於文藝雖極其精人猶將賤之亦何以爲也泰父忠孝人也其功名事業當不待文與詩而傳而况於兼有之耶余昔與之別今見其文之進如此今又當別去計相見時其文又必有過此矣於其行也序而識之

送葛元哲序

文者物之成章者也在天而爲三辰在地而爲川岳其在於人若堯舜之治化孔孟之道德仲由之政冉求之藝一皆謂之文今特以言辭之精爲文者夫言之精莫精於周公孔子二聖之於言豈有求其精而然哉而其文何若是其蔚也楊雄司馬相如韓子歐陽子始號爲工於文者彼其於周公孔子之文非不欲窮日夜之力極一世之所好孜孜焉追琢磨勵以求其精而卒不能至焉濂溪二程夫子之學其視楊雄司馬相如韓子歐陽子蓋有所不暇然味其言淵

然而深確然而厚粹然而醇使得列於聖門雖顏子曾子將不能過則夫言之精者又若不得窮日夜之力極一世之所好孜孜焉追琢磨勵以求至於聖人而後能此無他聖賢道德之光積中而發外故其言不期其精而自精譬猶天地之化雨露之潤物之魂魄以生葩華毛羽極人之智巧所不能爲亦自然耳故學於聖人之道則得聖人之言學於聖人之言則非惟不得其道並所謂言胥不能至矣金谿葛元哲舊以文章名江南旣擢第其文又傳於京師衆謂元哲之文宜爲天子粉飾太平鋪張鴻業以傳於後世會有守宰之選遂以爲興化錄事余知元哲終以文選非久於外者也於其別也故與之論文

送許具瞻序

余讀周易之謙未嘗不掩卷而嘆曰聖人待小人心一何如是其至也夫陽君子也陰小人也小人盛則干君子故陰至三則履君子盛亦未嘗不下小人故陽至三則謙謙虛也陽本實而云虛者不自滿假故屈而下於陰也是謙以下爲德者也初而謙謙下

而又下者也二則浸以上矣故以鳴謙鳴者以言謙也三則益上而位高故以勞謙勞者以功謙者也以功而謙厚之至也厚之至而民焉有不服者乎故三之辭曰勞謙君子有終謙而民既服君子之道終矣謙既終民既服進而之四何施而不可聖人之心猶以爲吾之待小人者未之厚也又自反而撝謙故四之辭曰無不利撝謙其德已厚其謙已撝進而之五而小人者之終不可以化入也於是乎有侵伐之師故五之辭曰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不富以鄰德之

盛也利用侵伐順之至也聖人之待小人至是可謂盡心焉耳矣昔者禹征有苗苗民逆命益之贊禹惟在於謙禹遂有舞干之舉此其所謂撝謙也謙猶撝而未格則其侵伐者禹終得而已乎哉祖宗受命汛掃六合以有堯舜所未有之天下聖天子紹承熙洽愛民猶子堯舜之仁不是過也頃者盜起海隅剽民財犯官漕其罪可誅而區區赤子又特一將校之力所能舉迺不以爲罪止於招諭盜又止我省臣以求降此尤可誅也而亦從其請且曰德不下宣此吏之

罪遂盡變易瀕海之爲宣慰及其郡縣之官選能當其任者得三十八人親御便殿給符傳而諭遣之嗚呼此所謂無不利撝謙而禹之所以待苗民者也三十八人之中天台許君具瞻當治鄞具瞻余同年進士也其行端潔其材勇以幹前知武義時攝金華縣事武義之民羣訴憲府請還君金華之民亦羣訴於憲府留君不欲其去其得民如此可謂稱茲選矣故余爲道聖天子愛民之深與夫所用具瞻者如此非惟勉具瞻亦以告夫民也

贈刑部掾史錙彥通使還京序

舒岍大江爲城北走英穎南亘番歙西通黃蘄相漢鄂岳東鉅鳩巢所謂四通八達之地也自兵興所在從亂舒介其間而獨狗義秉節不與之共戴矣故羣盜環攻之舒亦不少屈撓日治稍戟弓矢以與之相格鬪盜大至則男操兵婦給餉童子負瓦石空巷乘城與之決戰如是者今五年其勞如此故其富者日貧而貧者日死以耗入其市廛里蕭然適其野榛莽没人不見行跡至其館簞簋不治餼牽不具委積不

充使者之道此怒而去者往往有焉其以公事來者多賤賂以爲喜愠喜爲春溫愠爲秋凜或怒而去則民相與蹶蹠曰禍其始此矣不甘食安處者累月而未寧逮無事廼已浚儀鎰君彥通爲秋官掾亦以事來居郡浮圖每食蔬一器飯一盂饋之珍羞則辭賚之財則艱然以怒持節至軍中勇者執手以勉之創者涕泣以勞之其居此特久而民愛之如始至惟恐其去已也傳曰有功而見之則說也君重其民情而閱其勞民之說也亦其宜也臨川毛順孫愛君尤至

與士大夫賦詩以美之余故處合肥知君爲掾廉而有能以爲士之美君者非譽也故序而冠諸其首

高士方壺子歸信州序

堯舜之時以幽并爲朔易元興舉堯舜未有之天下而一之而幽并始爲土中以爲四方之極然其地去荆揚數千里其氣苦寒而多風非其土着至則手皸而足裂其居處服食異用絺葛果茗魚鱸之物不能以易致皆性之所不便故南方之人其至者恒少非爲名與利無從而至焉又况浮圖老子之徒以遺外

世俗爲道其於名與利益有所不屑故其至者尤少或至焉者則亦名利之人也高土方壺子至正中至自信州余始遇之以爲名利之人也徐與往來見其氣泊然其貌充然人與之談當世之事則俛而不答獨其性好畫人以禮求之始爲出其一二皆蕭散非世人所能及嘗爲余言太行者天下之脊而居庸古北者天下之岩險也其雄傑奇麗非江南之所有天府之藏王公鉅人之所有皆古之名畫余所願見者今皆見之而有以慊吾志充吾之所操吾非若世俗者區區而至也余曰賢哉方壺其古所謂善操技者與夫輪扁之爲斲知斲之爲美不知有王公之貴知斲之爲得不知有晉楚之富故其爲技也古今之善斲者莫加焉今子幾於是矣其有不臻於古者耶吾黨之學者苟遷於物其尚能望子耶於其行也相率爲詩以贈之

聚魁堂詩序

安慶郡文學秦宗德持其友人豫章嚴撰書來請曰去年丙申江西行中書之鄉試也臨江貢士有曾魯

者偕其友廬陵解蒙高飛鳳劉倩玉俱就試寓止同舍往還復同舟而載拆號四人者俱在甲乙選列捷報至高與劉解乃留魯家鄉人因名會氏之館曰聚魁堂云僕與魯姻婭也復率大夫士之能文辭者賦詩美之謂宗德常獲私於公書來請序願勿辭將以爲榮焉余曰科目取士吾嘗司文衡於中外矣退而攷其所得父子同榜者有之兄弟聯名者有之師生俱在選者有之若同志同升鮮有聞如會魯者也其理似不偶然豈有數存其間耶然不足泥也余惟愛魯之交友得人而人之與魯交能登科目發身也由此而升以行道以致君以澤民將無不可吾意四方者亦嘗彈冠相慶矣則親朋賦詩以志喜也固宜宗德曰斯言甚善請書以爲序

送李宗泰序

淮東南西北道之地其民忠而能守國者三郡曰廬壽舒自盜興壽守先治戰備與民爲守至輒敗然不能保其近地民無畊收而長淮之餉道又絕以致父子相食而後潰廬大郡其南沮澤之地大而有名者

三十六俗名之曰圍地廣而足耕而守與將才下余嘗識之凡其日之所營夜之所思非宴樂之事則措克之政也民有持耒耜於門者則曰召使奪而辱之民饑以歾城大而不能守乃歛四境鄉兵以守之又無以食以賦富者大都剽吏殺人而莫之禁至以其兵去之城遂陷余至舒時國門之外數十里之地皆盜柵也幸戰而勝乃爲攘剔旁近之地令民耕之築壘以護其作役其不能耕者時節與之繕城隍修矛戟而又明其政刑平其賦歛治其爭訟暮月而頗張今民之勇者無敢譁弱者無所悵如承平時然惟教民之術有未治耳方將與學士修其庠舍共講唐虞治道天人性命之說則禍亂有不足定者若姑孰李宗泰志學而行端又吾所當延而禮之者也而力不足宗泰族人陷在姑孰者聞多自拔於宣將往來之又義之所不敢止者姑序吾懷而與之別

藏乘法疏後序

天下之書博者未嘗無要五聲十二管可以盡天下之音聲十千十二支可以盡天下之甲子象形指事

轉註諧聲會意假借可以盡天下之文字其統之有宗其會之有元充之而不窮合之而不遺知者創物其有功於世類如此佛氏有法疏書會萃名義而三藏十二部之理無不在誠要法也西菴遂公罷講遊方二十年歸乃取而修訂之補其所未備白其所未明去其所未安明性相析機宜刊定名體目曰藏乘法疏濡湏有道之士文公無學以衣資若干貫刻之板以惠四方昔邵子皇極經世以元會運世衍爲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以盡事物無窮之變其文博其義富蔡西山撮其機括爲指要一編其有功於邵子大矣遂公之書是亦大藏之指要與余讀傳燈婆子請趙州轉經繞禪床一帀云轉經已婆云只轉得半藏半藏全藏姑置勿問五千四十八卷一周行頃何爲而轉之此又西菴不傳之妙因書之卷末在學者所自得

余忠宣公青陽山房集卷四

古燕後學張純修較

含章亭記

坤者天下之至文而世謂坤爲含章者美而含之六三之事非盡坤之道也嘗觀於地山川之流峙至文也風霆之流形至文也鳥獸草木之彙生至文也故夫子贊之以爲光大又以爲化光又以爲美在其中暢於四肢天下之文孰加焉而三獨含章何謂也夫乾尊道也坤卑道也故乾主於五而坤主於二若三

四者爻之無位者也乾之四近於尊故曰或躍或可
以進也坤之三近乎卑故曰含章可貞可晦而可用
也夫子釋含章可貞以爲以時發者相時而動之意
故曰可者僅詞也若四近於尊而括囊矣上儼於尊
則龍戰矣是故龍君象也若六五者可謂至尊而非
據矣自非中德何以能吉故曰黃裳黃中之色裳下
之服夫惟有是中德故不失其體也無棣徐君子謙
博古而通今自監察御史歷郎官署爲諸道肅政廉
訪使者政理蔚然俱可謂之文矣惟坤之六二可以
當之非六三之事而其名亭謂之含章者人不知其
所云也余與君處江夏凡期年知君之爲人冲然賢
者也曾子稱顏子以爲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
有若無實若虛君嘗慕而師之羣居相與不言不知
其有蘊也然則君所謂含章者其必以此豈世所謂
斷章取義者歟君曰予之言然雖然子論含章先儒
所云請求諸通經者而質之

穰縣學記

學校之教聖人所以盡人性者也夫人之性天命也

天命者諸生徧予者也其理仁義禮智其器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其文昏喪冠祭朝覲會同射飲軍蒐此性之體然也若夫忠信也而流爲殘賊禮讓也而流爲爭奪文理也而流爲淫慝此性之失而非其本然者也聖人人之綦隆也是故爲之學校之教師法之化禮義之道所以正人性而定天命也而世儒之言有口殘賊爭奪淫慝者性也必賴聖人爲之教然後忠信禮讓文理興而生人之道立是不知性者之言也今夫鳥之鷇也飛而逐其雌獸之生也走而

軼其羣然止於飛走而已也惟人之性具天命者也
是故克其知可以通晝夜之道而知死生之說推其
才可以參天地而贊化育何也所性而有故也今日
性無善也必聖人爲之教而後善則豉鳥獸以由於
學校之教師法之化禮義之道亦可以爲忠信禮讓
之理也其可乎是故栝棬棟宇聖人所以盡木之性
也引重致遠聖人所以盡馬牛之性也學校之教師
法之化禮義之道聖人所以盡人之性也其教已立
其化已行其道已成之後於是忠信立而殘賊息禮

讓著而爭奪寡文理明而淫慝平其動之也神其漸之也淡則夫民之心可與爲善可與爲惡可與爲治可與爲亂夫豈奪之以惡而與之以善易之以亂而誘之以治使其民至於如是哉亦盡其性而已矣有弗若於吾化弗廸於吾道者然後爲之刑政以齊之則刑政者先王所以輔治而未嘗以爲先也是故教成而王政成而霸成無焉而亾其道有大小而其教有淺淡如此自先王之迹息而天下之治皆苟且由其知治而不知教而其甚者遂至亂亾相尋終莫能

勝民之勞勞者皆不考乎此大元之興百有餘年列聖丕承日務興學以爲教黨庠塾序徧於中國雖成周之盛將不是過夫穰大縣也自入職方以距於今吏猶未能爲民立學蒙古月魯不花君來監縣乃曰學校之教先王爲治本也遂出其田祿以爲民倡民歡樂之乃買地於州治之西攻其正位肖孔子及顏子以下十四人之像於殿餘七十二子以及諸儒之從祀者悉繪之於兩序後爲學舍廩厝以安居其師弟子前闢門道屬於大衢立表而題其上曰穰縣之

言陽山房集 卷四 四
學學甫成會天子以學校考吏課君方樂有學校教
民也而乃以憂去其同年友成君遵實家於穰入朝
爲禮部郎中言君所以待穰之民甚厚而篤於教思
如此故旣去而民至今思之而恐後之未知所以教
而民未知所以學也爲予誦其所聞以告之君操行
廉白爲政以愛民爲本日常惻惻然若已傷之是可
謂良有司也况予於君亦同年也故爲記之

湘陰州鎮湘橋記

湘水出零陵北至湘陰入洞庭而湘陰諸山谷之水

則會於城南爲東湖以入湘方春夏時水潦降而洞
庭漲則湘水不能入湖因以淤漫爲大浸州爲湖南
北孔道凡行者之陸出與夫鄉民之有事於州者每
涉湖則有風濤之虞否則又爲舟人還阻之患宋之
時州有鄧氏媪率其田人作大堤絕湖以屬之州爲
二木橋以醜湖水行者德之謂之鄧婆橋當德祐末
橋毀官爲復之至大德中旋徹州人黃仲規乃以私
財命其子惟敬率衆爲石橋南北礎石爲崖中纍石
爲高柱布木石面其上爲屋九楹覆之以與民爲廛

易其名曰鎮湘橋歷四十餘年至元初覆木又敝屋
且壞惟敬之弟惟賢惟德德發其帑得錢萬貫以告
州人將卒其先之功州人樂爲相之又得錢二萬伍
千貫乃撤覆木施石梁更作大屋中爲道左右爲市
肆橋廣若干尺袤若干尺上可以任大車下可以通
千斛舟飾以綵繪遠而望之爛若陰虹之飲湖中行
者之往來與州人之市於此者若由康莊而履堂與
不知其有湖之阻也夫水天下之至險聖人爲之舟
楫以濟民而舟楫需人之力人之力有限而涉者之
無窮也不須人而能濟有無窮之利者惟橋爲然夫
橋之利大故其費亦大非若一舟楫之可易具非有
司與大家之力所不能爲黃氏非有大作業大廩藏
而爲有司大家之事力有不足至父子相承乃克成
此夫亦難能也惟德之子天禧有才藻通經術屢領
鄉薦余校藝鄂渚時得其文以置前列其擢第也將
亦易然黃氏有子如此必多益於人如是橋類也故
爲記之

漢陽府大成樂記

禮樂出於天而備於人卑高以陳者禮也綱緼而化者樂也故禮者天地之大節樂者天地之大和其體極乎天蟠乎地其用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夫人者天地陰陽鬼神之會而禮樂者觀會通以行其道也其君臣上下賓主之有其文升降揖讓綴兆清濁之有其度禮以著節樂以爲和節以別同和以合異是皆天之所畀而非人之所爲也然心天命也欲心生也欲熾而無以治之則心梏亾矣禮樂者先王用之以迪民心而定天命者是故朝覲會同禮樂以接

郊社廟享禮樂以成軍旅賓客禮樂以治用之於天而天神格用之於人而人鬼享用之於民而民事治故習俗美而侵侮蕩淫之心無自而生天下之大政豈有出於此者哉洪荒之道邈矣堯舜以還歷夏商周禮樂始備而天下稱爲極治成康之後浸以就弛至春秋而壞爛極矣漢之時禮雖粗具於經而亾散者亦已甚樂之道蕩然雅頌所存特其文而已耳是故其禮失者其俗汙其樂濫者其教衰天下之治所以不及於三代者禮樂不足之故也皇元之興諸事

未遑卽定著孔子廟祀之禮旣又令天下廟祀用大成樂令雖具而吏亦鮮能應詔制春秋莫薦類以鼓吹行事夫禮樂者以之習民使之飽聞而飫見之然後人人淡而成功大孔子廟者鄉大夫屬民敷教之地而民幸有禮可以畧見先王之道而樂又不備由吏之爲政不知本末與所先後也如此漢陽府孔子廟祀舊亦循用俗樂河東譚君知府事乃率其同寅相與出俸金作雅樂器教授余時獻以其事來請宰臣是之爲遣一封傳作之平江數月而樂至爲琴瑟

笙笛埙篪各二特鐘特磬祝敔鞀鼓各一簫八編鐘磬各十六擇諸生肄習之八月丁丑有事於學宮人聲在上樂奏在下翕如純如疾舒以度禮儀旣舉觀者咸作而歎曰禮樂之用大矣若夫子監於四代樂取韶舞其治所先在放鄭聲欽若彝教以迪民性夫禮樂之存有如餼羊薦於明靈永永是享於是州之士相與樂譚君之政而喜民復見先王之樂也咸願刻石樹之廟庭余爲之書而使歸刻焉

新修大寧宮記

華西神川原大寧宮者華人以為古后土之祠也宮故並嶽祠宋真宗幸華陽賜今額以華山道士武元亨主之其後元亨以祠隘請於朝改作之於神川之上宮初甚侈大至靖康時兵燬里中人嘗修復之然庠隘不能如舊觀金正大中乃加增拓下距於今二百有餘年故屋皆壞無能修葺之者里人張某欲以私力加繕治之未及為而歿其子某乃追成先志以錢二萬五千貫具材木瓦甍會工藝自門至寢為屋若干楹凡期月而成左氏曰共工氏之子曰勾龍能

平水土為后土之官故祀以為后土盧植諸儒從之遂以為后土勾龍也蔡邕則曰勾龍社神也堯祠之稷之神柱與棄也漢后土祠在國壬地社稷之位在未地為王肅之說者又曰社與稷皆土神但生育之功異故有二名耳史記武帝初郊雍太史祠官言當祀后土於方澤立為五壇壇一黃犢太牢具天子從之乃東立后土祠於汾陰睢上親望拜之如郊則漢以下地祇有社又有后土后土之說紛紛莫能統一以余考之皆失也鄭司農曰后土社神也蓋社以地

言后土以神言社之有后土猶郊之有上帝也曰帝曰后皆能宰之稱天子之社神曰后土諸侯而下之社神亦曰后土者猶郊之神曰上帝而五方主氣者亦謂之帝不以嫌也五土之神吐生萬物而稷者五穀之長也人非土不生非穀不養是以先王尊而祀之勾龍有功於水土柱與棄有功於稼穡故以配食其神曰祀勾龍以爲后土者猶所謂帝嚳而郊稷是也又周禮以血祭祭社稷五嶽其以血祭則非人鬼且其祀先五嶽則不得爲勾龍亦明也古之制天子

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庶人祭五祀位有貴賤故祀有大小而后土之祀自天子達於庶人所以生者一也王者爲羣姓立社曰大社自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而社曰置社大社國社爲民祈報也王社侯社自爲祈報也大夫以下無民人莫爲立社又不得自立社故與民族居百姓之上乃立社以祈報之今自國都至於郡縣皆有社獨置社亾耳民春秋雖有社祭然無壇壝主位牲齊儀章皆不應於禮其事所以生者蓋甚

畧也而先王之制所不得者則一切祀之而上亦莫
爲之禁夫不祀其所得祀非義也祀其所不得祀非
禮也后土者民之所得祀者也今雖不能應於禮能
修而祀之其賢於世之失禮而犯義者也余之同年
光祿主事虎理翰君家於華義張氏之斯舉也而屬
記於余焉

梯雲莊記

晉地土厚而氣澁田凡一歲三藝而三熟少施以糞
力恒可以不竭引汾水而溉歲可以無旱其地之上

者畝可以食十人民又勤生力業當耕之時虛里無
閒人野樹禾墻下樹桑庭有隙地卽以樹菜茹麻枲
無尺寸廢者故其民皆足於衣食無甚貧乏家皆安
於田里無外慕之好間有豪傑欲出而仕由他岐皆
所以得官爵故其爲俗特不尙儒周行郡邑之間環
數百里數百家之聚無有一人儒衣冠者獨楊黃許
氏以儒稱於鄉三時力田一時爲學褒衣博帶出入
里巷之間其族數十家化之皆敦於禮每歲時上塚
族人各具酒饌羣至墓下推長者一人主祀以次奠

薦旣竣長者坐少者以序羅拜之然後皆坐相與行
獻酬之禮子弟有爲小不善者則長者進而誚讓之
衆皆進曰長者言然請改是乃已至於再至於三而
終不能改也則衆相與擯絀之不與同祭祀如是者
已三世矣嘗詢其族人許氏之祖有義甫君者攻詞
賦有聲於時其弟恒甫君治經義通周易號松谿先
生然皆隱不仕恒甫之仲子克敬始以教官歷太常
奉禮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而孫寅字可賓與余同登
元統元年進士第擢翰林國史院檢閱官中書掾中
書照磨名聲益顯楊黃之許遂爲其鄉著姓郡守爲
表其邑中之居曰梯雲坊其後河東僉憲楊君士傑
行郡至是曰楊黃者可賓之所生長其田廬丘墓皆
在於是又命有司易其庄爲今名以風厲其鄉人使
知儒之爲可貴也夫儒之所以爲可貴以先王之道
之所在也是以古者少使居學老使居塾不如是也
者不列於王官不可以長民故時不貴儒而儒貴後
世之用人不必盡出於儒者也則民何由知其可貴
而貴之比年朝廷設科以待天下之士民始稍稍知

所趨向獨晉俗堅強不輕爲變今賢使者殊其宅里明其貴賤示其好惡其意豈爲許氏計哉昔常袞爲福建觀察禮貌其士俗以丕變而况上有用儒之君下有風厲之使吾見晉之人父詔其子兄訓其弟其必相謂曰弗若許氏不可以同祀弗若可賓不得以爲秀民未耜以業詩書以語民之彬彬將若鄒魯矣然余嘗聞之民可以身化難以利誘可賓爲人侃侃篤於孝誼有位於朝行顯貴矣乃以親老棄其官而養人皆賢之以賢者而化民如草上之以風也其有不從者乎故余爲記其表閭之始且以觀其成焉

合肥修城記

至正十一年紅巾起淮南自浙西江東西湖南北以及閩蜀之地凡城所不完者皆陷合肥之城久圯且夷倉卒爲木柵以守柵成賊大至民賴柵以完其後僉憲馬君至顧而曰以柵完民幸也非所以固廼白皇孫宣讓王及其憲使高昌公議修其城遂發公私錢十萬貫召富人之爲千夫長百夫長者傭小民相故所圯夷盡築之富人得官發錢無甚費咸喜助所

不足小民方饑得傭錢奔執事馨鼓不設鞭朴不施
捧柴荷畚廩至競作自十三年二月朔戒事九月畢
城四千七百有六丈六門環爲睥睨設周廬廬具飾
器門皆起樓櫓相盜所必攻者斃之計用木若干斃
四百四十八萬用人之力七十七萬八千城成而盜
不至者今期月矣余生長合肥知其俗之美與夫所
不從亂而可與守者有三焉其民質直而無二心其
俗勤生而無外慕之好其材强悍而無孱弱可乘之
氣當王師之取江南所至諸郡望風降附獨合肥終

始爲其主守至國亾乃出降天下既定南人爭出仕
少不達則怨議其上而不可止吾合肥之民布衣疏
食秀者治詩書朴者服農賈昏喪社飲合坐數百人
無一人顯者無愠怒不平之色驅牛秉耒鷄鳴而耕
朝而息日晏而耕莫而息不合耦而終百畝負二石
之米日中趨百里而無憊容惟其質直而無二心故
盜不能欺勤生而無外慕之好故利不能誘强悍而
無孱弱可乘之氣故兵不能怵昔者之柵猶足以力
戰禦寇而無肯失身於不義者今而得賢使君修其

垣墉救其疾苦攜持撫摩以與民守之而民之與君又歌舞愛戴爲君守如子弟之於父兄手足之於頭目然自今至於後日是雖無盜有亦不足憂也君前爲庸田僉事城姑蘇今憲淮南又城合肥一人之身而二郡之民賴之以有無窮之固儒者之利不其溥哉君名世德字元臣也里可溫國人由進士第歷官應奉翰林文字樞密都事中書檢校庸田僉事爲今官與余前後爲史氏城又余之所志而未成者也義爲紀之其敦事與凡供役之人則載之碑陰

大節堂記

皇帝御天下之十五年念主德之不宣民生之未遂乃詔丞相更守令之法著考課之令歷東朝臣以爲郡守縣令親御便殿賜之酒而諭遣之於是天下之吏人人奮厲以治所謂六事者以成功名稱上意宗正郎中韓君建之守安慶也獨鮮所有事其政清淨而已在官三年穎六之盜起所在奇袤之民羣起從之殺守令據城邑時天下久平民生長不識兵革而郡縣無城郭無兵備卒然有變吏往往盜未至先去

而城陷有不去者盜至而民不與之守城亦陷明年十一月盜入宿松破太湖潛山吏多徙家江中爲去計君獨無所徙而治城隍計軍實以示民必守不去越明年春盜入桐城以桐城人來攻城君縱民出擊之盜敗去自二月至於九月盜之來攻者十有一大小百餘戰皆敗之盜大忿乃悉衆而東舳艫數百里鉦鼓之聲動天地王師敗績小孤山十月癸卯盜逐北至城下城南郭久隳爲民居而聯羣艦爲城盜縱火舟燒聯艦艦潰火入南門燒民居諸守將亦潰民

恐甚走來眠君君方部署寮吏爲戰守如恒日民乃無恐且戰且撲火甲辰盜傳西郭戰却之明日傳東郭又戰却之相火所經撤民屋材夜柵之旦具甲寅盜力攻無所得利諸潰者聞城完且相率來援盜望見之乃夜引去余來戍郡道聞城陷矣比至乃完問故父老皆曰韓君完我君時亦去則民無與爲守民無與爲守則城之完不完蓋未可知矣方朝廷更化時吏皆黼藻其政以角一日之能君若無能然者及臨大變其所能者乃若人之所未易能君誠不可以

小知也予觀於今南方之國不頻於盜非其所力攻有能守者矣而頻於盜者爲難頻於盜微幸於一勝有能守者矣而屢勝者爲難民屢勝矣至於敗且危於是不去而上効死以保其下下効死以衛其上卒能因敗爲功以危爲安如君之爲者蓋千百之十一此人之所難能也曾子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君其人歟郡所治屬縣六西至於懷寧又西至於潛山又西至於太湖武夫義民列柴相望百戰抗盜賴君以爲根本而無叛意東至於池又東至於姑熟數郡

之民賴君以爲藩屏而無死傷之禍君之所完不旣大矣哉余抵郡十日盜復大至與君率衆殲之盜不至者今再期矣十四年春三月朝廷錄十月功特加君中奉大夫秩從二品幙官以下各升秩有差余因名其廳事曰大節之堂所以揚君之懿於無窮也雖然治之有亂猶旦之有夜也後之人坐其堂而思其人思其人而懼其時有不協於其行不完於其民者獨不欲然於君者乎余之名堂又所以勸於無窮也時與君守者達魯花赤西夏阿爾長普照磨楊恒錄

事司達魯花赤莫倫赤錄事黃圖倫台錄判變理傑
錫權懷寧縣達魯花赤禹蘇福安慶萬戶府經歷郝
瑞千戶李思禮邵永堅王國英許元琰賈伯英也先
帖木兒立奄咬住洪保張彬路忠金嗣元葛延齡百
戶盧顯宗邵文質韋與權齊世英宗達周文謝茂陳
士達楊買兒朱傑李玉祝茂夏興侯興祖呂重祿朱
臣孫朱惠龍彈壓嚴繼祖伍子雲張宏晁關保揚州
弩軍翼千戶賈禧百戶王孫兒別列怯不華泂海翼
百戶毛偉牽連書之使與有聞於不朽君字公懋遼

西人

憲使董公均役記

浙江東海右道廉訪使

古者井天下之田以授民民百畝易者倍之再易者
再倍之其養均也則九壤程九貢市廛二十而一近
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十二其取之又
均也小任以力則上地家三人中地二家五人下地
家二人大任以兵則比爲伍閭爲兩族爲卒鄙爲旅
州爲師鄉爲軍其役之又均也之二者王政之大端
也大端具而又爲之刑政以防民情爲之學校以道

民性爲之公卿大夫士以登民材其制詳故不亂其本
本深故不拔是以商周之世皆七八百年而後衰也
自經界廢於是田不在公而養不均矣養不均則土
會民數皆不可知而賦與役不均矣養與賦與役之
不均雖周公爲政不可以言治也浙東古千畝之地
也其地之微無甚貧甚富之家山谷之間有一畝居
十畝之田者祖孫相保至累世不失又其土瘠故其
小人勤身而飾力其君子尙樸儉而敦詩書非若吳
人之兼并武斷大家收穀歲至數百萬斛而小民皆

無益藏此固易治之地有賢師帥爲之制而道利之
其亦可以庶幾矣乎然余嘗行郡以觀民風其庶人
之役於官者往往閭左之民也而富人則有田而不
役甚者或不以征歲終保正稱貸而輸之至破產者
無筭此其田雖近於均而役則不均也至正十年秋
藁城董公來長越憲省民所疾苦乃曰井田者吾雖
不得而行而役不可不均於是擇其部吏之精強者
委之以事以衢州路經歷王仲謙西安縣主簿張拜
住治金華青田縣尹葉伯顏治武義永嘉縣丞林彬

祖治永康而蘭溪州達魯花赤怯烈夫義烏縣達魯花赤亦憐真浦江縣達魯花赤廉阿李八哈東陽縣丞蔣受益自治其邑義烏縣則復以衢州路錄事范公空爲之輔而總管陳伯顏不華總領之先期一月令民及浮圖道士各以田自占或蔽匿及占不以實者沒其田令旣浹乃保以一正屬民履畝而書之具其田形疆畝主名甲乙比次以上官官按故牘而加詳覈之曰魚鱗冊以會田別爲右契予民使藏之曰烏由以主業其征之所會曰鼠尾冊以詔役弓兵隸

卒鋪兵爲至勞坊里正主首次之館夫步夫又次之凡民田多者役其勞少者役其逸又其少而不足役者則出錢以助奇田不助者則以待夫不虞之役其一人而有數保之田者各役之卽賣其田則買者承其役凡一州六縣之田二萬六千四百二十四頃四十九畝役者一萬二千六百六十八名故役而今復者四千三百名所未役而今役者三千四百六十名役而不復者休而始役之冊成一畱縣一藏府一上憲司於是野無倖民公無逸征強弱有倫賦役有經

上下和洽歲以有年蓋公之遇人有禮故吏盡其力其使民有義故貧者戴其德而樂其復富者服其公而忘其勞以故爲是大制政不肅而成民不擾而治也傳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公之是舉兼禮與義則誠賢者矣繼今之人毋替公政或推其所未及則越之民樂樂利利其福豈可旣哉故於終事也其下咸願刻石以示不朽以闕嘗陪其末議而知其梗槩遂來屬筆焉至正辛卯十二月記

慈利州天門書院記

皇上稽古明道飭躬建極孜孜於治者十有四年慨然念生民之未遂徽化之未洽遂詔大臣嚴守令之選更考績之法使之務農桑興學校以其殿最而進退之維時貫侯阿思蘭海牙來監慈利乃均賦疏訟剔除奸強期月之間民志丕應州有廟學旣敝且壞侯與同知州事楊君雄偉判官李君伯顏焦君克忠勸其邑人萬文綬悉修完之天門書院者國初時州民田公著作之山中傍鄰獠峒職教罕至椽棟摧腐神用弗寧租入單寡士無以養名存實廢靡所爲教

於山長張德明以請於侯侯益大思不任以隳教
本民有田懷德詣侯言曰昔吾父榮孫嘗爲州作三
皇廟鄉邦稱之今仁侯幸導宣德意惠教遐壤願輸
財力遷而大之乃度地於澧水之陽天門之麓揆日
程事百工並作期月而學成宮廟閑敞階序整峻講
肄厝爨具治弗遺稱其所謂諸侯類宮者民士懷道
鼓篋而至敬業樂羣惟侯之教侯復爲之據經引史
開析疑義訢訥顯顯有如鄒魯邑人楊侯舟張侯兌
皆以髦俊登名天府有政有文侯又尊而禮之以表

民厲俗其於教思亦云勤矣然不自以爲功使使來
鄂願有紀述曰俾吾民獲聞道德仁義之言君之賜
也昔我祖宗已篤於教武宗仁宗益大用勸至於皇
上同符往哲法宮之中萬幾之暇惟先王簡冊臥起
與俱以古之治德禮是首乃著吏課俾民興學荒遐
所任非賢不使故爾民得賢侯以治以教俾爾游乎
詩書之淵而息乎禮義之圃其小人服禮以事其上
其君子力學以待用則上之德與民之幸其砥於古
豈不侈且大哉宜有銘詩以昭化志功章於無窮前

侯野仙海牙君之昆季世系勲閣具見州學之碑銘
曰帝篤保惠惟守惟比詢於台衡命以六事貫侯振
振慈利是監去其螟螽使民耕蠶旣綱旣紀於學有
事民誰子來惟此田氏惟此田氏貲長厥里相侯有
作不應厥志厥初立聖越處在阿樂是侯興式遷於
嘉嵩梁有自井絡所委凌黔轅淑爲望於澧山有松
栢是斲是削是髹是釁爲棟爲桷陟其在筵龍章朱
延臨爾炳然降觀於宇秩秩有序作配在下笙磬祝
敵牲齊維旅侯入卽事其儀伊詡坎坎擊鼓有士如
雨侯陳其書以教以語以酬以酢以論以報執爵與
饗以事父老理融於中和暢於膚有頑弗卽亦來在
隅有簡有秩惟帝訓勅惠於天常於帝之極昔弗課
吏祇事以文今著孔嚴民章聿典楚公之孫兄弟先
後克廣帝心道民於厚天門之嗟新廟有儀後茲侯
功俾民遂歌

安慶城隍顯忠靈佑王廟記

城隍祠古不經見自唐以來始稍稍見之今自天子
都邑下逮郡縣至於山夷海嶠荒墟左里之內無不

有祠然以余觀之民之事神與夫神之著靈於民鮮有聞如舒者也舒故楚壤也其俗巫鬼今乃他無所祠祀獨於城隍出必祈反必報水旱疾疫必禱一歲之中奉管蕭膏鐙幡幢於廷者無虛日五月之望里俗相傳以神生之日也民無貧富男女旄倪空巷間出樂神吹簫伐鼓張百戲遊像輿於國中如是者盡三日而後止其祠抵他郡爲特盛至正中潁六之盜起江淮以南郡縣陷沒者十七八及盜之平所在爲墟舒特比盜境大小格鬪前後百餘民率咨神而後行卜朝以戰則朝而捷卜夕以戰則夕而捷羣盜未嘗一日得志而去者故其城郭廬屋抵他郡爲特完民不忘神德相率出泉以新其廟又請於朝乞崇其號以大報之中書下其事太常博士議升神於王號顯忠靈佑十四年夏四月報卜帥守及民以少牢祀神於前殿而揚言於衆曰夫舒太嶽之裔也非南方諸國之所能擬其神之著靈固宜且吾舒人親上死長旣義而忠神之降休亦其宜也乃爲銘詩刻之廟門以薦道神休民德於無窮其辭曰

巖巖大嶽時維皖潛臨此大邦爲望於南神宮於鑠
追房綺閣玉几在中袞衣朱鳥其靈有皇其聲有邗
使人齋明奔走是宜彼惛不臧盜兵以狂蠶屯於疆
其旆央央我民秉義弗禦之殷輪鼓之畏創斧之其
衷伊奭赫若皎日神之正直宜福之錫天人之緯具
曰旭卉明者跡之端若觀火天因者人人成者天相
彼草木其固可言此有榮木蕃彼雨露彼有顛由自
無承者凡今亂邦孰無神依民失厥道胡能有佑桓
桓舒人爲君爲國先民有言自求多福其充厥行孝
父長兄弗祈於神丕乃降祥而自不義不率不迪來
瞻於宮神吐不食大師之克執律以報今我小康敢
忘厥祐嚴嚴奉常秩號有光牲幣版章升真于王禮
行旣具樂奏旣卒工祝致告徂賴無極其自於今無
害有年民樂斷斷烝衍於神

廬州城隍廟記

合肥之城江淮之巖邑也其神寺在肥水南浮圖祖
桂至元中由明教臺寺來奉祠傳其子慧淵孫宗榕
始作僧舍祠傍榕之子可龍益募人錢爲殿堂門廡

繼又得寺後廢軍廨及夏氏所施地構別殿於其上
龍嘗以役請於皇孫宣讓王王助之有司與郡人亦
皆來助龍又克劬勞苦至畚鍤之事皆身親之或不
足則稱貸以從事如此者凡十有餘年而後克成而
城之廢久矣夫民有血氣之教則不能無盜盜之大
者爲亂先王教人爲門垣以守其宮爲城郭以守其
國其意在於使民相保以生而不計其馮之以病已
也古今始爲小大之制有三國之一有五之一有九
之一其所以相保者卒亦無能以相病焉雖有如費

邠者直隳之如制而已豈以爲是可盡去也自唐以
還海內分裂天下未嘗一日無兵甲之事故其民未
嘗一日不爲城郭之備元受天命萬國悉臣山徼海
域咸奉貢職舉千餘年分裂之天下而一之故海內
之城皆圯不治而淮南者尤負固而後降者也故城
之廢爲甚特其神祠爲民祀禱而存古之報祀雖坊
庸之微皆索而祭之城隍者保民之大具其功視坊
庸甚遠矣其祀豈可不嚴祀之嚴則先王保民之政
尙亦有能議者乎龍之爲視其徒可謂近民者矣郡

人白玉張世傑事神素謹乃伐碑飾闕請爲之銘其辭曰阻江阨淮大邦維廬夾城於肥萬人以居天作潛阜以殿其旅神精攸屬靈保攸御恭恭厥燭卓卓厥序綺寮珠樹呀如鰲吐彫房玉除下有芙蕖冠裳珩琚神容穆如邦之大夫童旄婦女歲時來胥其容栩栩燔蕭擊鼓烝衍於下曰神蒞予以及斯所一者之季廬受其弊臨衝大櫺亦莫我旣誰其爲之伊神之貽楚人有戶如杼之縷燠寒風雨歲以民裕云誰之祐神之賚汝我相而疆昔爲金湯山川回翔神其不亾修捍而域神有舊勞時享其逸式居以教天子息民燕及百神神作民主天子萬壽

化城寺記

小河出霍東流至六北轉南折以入於戒河曲有洲二叅互衍迤帶之以清流被之以嘉木齊頭諸峯離列其前森蔚峭麗如屏如戟可指而數禪師洪聰泰定初自邢開元寺游淮過而樂之州民闕氏爲買其地乃築室前洲居焉學佛者聞其行多往從之室隘不能容六人乃委貨利輸材木築廣其居久而從之

者益衆而人之爲築者益大前有門中有殿左右有序爲穹屋殿後以庀佛爲堂序四以棲僧鐘魚鈴磬凡浮圖之器皆具隄其傍聯絡二洲滙水其中以溉田爲圃以蔬爲塲以樹雜植梨栗棗柿窠竹之屬數千本春土膏墳則率其徒及優婆塞負耒出耕而躬爲耨衆亦勤田力作力齊而糞多凡食百餘人而稻麥麻菽果茹不取於人而常裕務閒卽合其衆講其師之說因號其寺爲化城皇孫宣讓王雅敬佛乘與爲外護六人之事佛者亦無不禮焉余聞聰嘗歷事

江南名僧其才幹敏其行敦樸而勤苦其言辯博善於誘人平生未嘗蓄一錢有所得悉以畀其弟子使治其居故人慕而愛之而就此易也然余聞之古農工商士皆用世之人也浮圖後出其道以出世爲說而須世以生故言道者病焉聰學出世之道而不須於世故君子取之禪師松江人姓陸氏初事法忍海翁師後受具於開元明公銘曰洋洋清川藹藹蘭渚名標化城斯實寶所芝陌漈井丹檻瓊戶翠嶺承牕瑤溪環宇寶樹朝蔭水華晚妍未瞻靈鷲已肅祇園

朱鳥殷宵倉庚司序夫須以耕閑閑於野陽鳥歛曜
清鐘戒夕誥誥學徒栖禪於室練心淨域結軌玄涂
渡河析獸抽衣啟珠內無佚已外弗求物以學以耕
其誰之疾王侯歸依四姓效績斲辭貞珉永告無斁

余忠宣公青陽山房集卷五

古燕後學張純修較

御書贊

今上皇帝潛邸廣西時書方谷字賜臣毛遇順謹贊
曰皇德淵靚泊如大虛海上浴日惟書為娛穆穆玄
雲垂若脂素神馬登河驚鸞游霧臣順霑賜金蓋造
玄雲漢在上胡不寶焉

贊晦

父前子後大帶長裾人仰其名家誦其書盛哉若人

是謂用譽

濟美堂銘

有序

觀夫封建之命攸貴象賢考室之詩粵斲朱芾蓋國
以人而競家以材而興情之所願孰大於此濟美堂
者丞相賀公所居之正寢也自公之先奕世載德忠
貞以茂功而基業惠愍以厚澤而亢宗名冠庶僚勲
配名族故能保其富貴世守茲堂蕭何之第不爲勢
家所奪晏嬰之廬當守先人之舊念茲多懼思貽無
窮故取文子之言以爲扁表所以昭先烈示後昆庶

幾持盈之戒不怠於侑坐良相之業可續於箕裘某
忝登公之堂知公所以命名之意謹爲銘曰皇慶有
極析木之津孰爲休匹作我世臣烈烈賀氏祖孫承
德肅肅崇構莫茲王國厥茲有室爰考斯堂儉不至
固質乃逾章前檐翠觀後麗玄武榮並棲鸞制惟旋
馬疏承畫嶺闔鏡瑤泉澹澹文井龔龔塵筵惟公先
王克濟厥美其美維何黃中通理忠貞立法相我世
皇啟茲陪輔爲時廩梁惠愍肯構樹立有茂惠農商
工澤渙仁厚兩公之懿後先相望故居不斥疏爵彌

光禮賢於館麗族於室廟寧鬯卣庭具鐘食山有旌
棨入有圖書龍光載錫戚里通車德及累世至於今
公奮庸於位開誠布公登選俊良絜彼宇寰濟於平
康天子是若民命是賴敦功盤石垂裔河帶小心寅
畏念茲厥初欲其曾玄眡此渠渠百尺之木其本必
倍混混源泉其流無旣惟忠惟孝爲本爲源勉師元
凱相我皇軒

青陽縣尹袁君功銘有序

紅軍起穎六縱掠江淮之南南方之地雄都鉅鎮諸

侯王之所封藩臣臬司之所治高城浚隍長戟強弩
之所守環輒碎之鮮有固其圉者青陽小邑也非有
山溪之險兵甲之利貔貅熊虎之衆以爲之固也昔
者行戍過之其邑屋無所燬敗其民安生樂事無桴
鼓之驚其館人具酒肉芻粟迎勞使者無喪亂窮苦
之態如治平時問其所以全則皆其尹袁君之功也
君初遊太學舉茂才五轉而尹茲邑爲人端敏精強
重知人情里俗與其所疾苦而其心一以愛人爲本
民有鬪訟從容召逮不數言折之庭中未常有畱獄

也邑有積患吏之所不爲理者悉薙櫛治一切與道
利之冗吏悍卒不敢入縣門以干其公大家武人不
敢肆虐其鄉其治旣已張矣乃以其暇日作伏羲神
農黃帝祠祀之俾民知所本始吉月望日衣深衣角
巾拜謁孔子廟退坐講席橫經析義進民觀聽其左
以習知立身行己之大端於是上下相率惟君言之
爲聽張弛禁止無抑其教者其治如此故民德之而
無畔心及盜入番君卽委家野處令民爲保伍自守
其地而身往來督賑之相民之良者收其豪以爲已

用其無良而起應盜者誅磔無遺有盜至率民逆戰
如武夫健將然其勇如此故民恃之而有競心率能
外捍憑陵內固根本至於今日休也余出入亂中以
觀南方之民或盜至而亂或未至而迎降撞搪譎惟
有如鬼蜮豈獨異於人哉由吏政不足以得民心勇
不足以振民氣民興而善者亦莫之能守也使夫天
下之吏皆得如君者用之則亦何至如一者之事哉
不幸有之則亦易治不至若是極也今亂而甫定也
湖襄之間千里爲墟驛馳十餘日荆棘没人漫不見

行跡青陽之民於是益以君爲有德於我也平居稱謂皆曰我君而不忍名字君邑之故老與其學士願銘貞石薦君功德垂於無窮而使儒生程孔昭請辭於余余故史氏也於志義無所讓乃爲之銘君名俊字孟敏富州人也辭曰

元受天命并臣萬邦如山如澤或生蛇龍馮淮逾江殘吳嚙楚猶嘯厚兇邑無完者徂茲青陽番人所毗君治有政民亂無階亂民來旣俾民爲伍君先以勇衆繕厥武民以爲城治以爲兵大邦攸畏小邦攸愾

相彼亂邦哀骨如麻爾父爾子耕稼笑歌亂之所定棘生有闢爾室爾家究爲安宅君功在時民亂弗知旣克底靖功爲君歸載其肥斝及其旨酒祝君無歸亦介難老念之謂之易由昇之至於孫子懷允無止南山之華其嫩如英媿於君功民說無疆

勉學齋銘

爲江澤民作

飛黃之疾一日千里駑馬弗輟十駕可至聖源於學不以其才或利而勉殊塗同歸人十已千人一已百孰云余愚而聖可作行百里者其半九十里弗勉

不入於室爾祖好修厥有令名勉茲學者聿觀其成
鐫府君墓銘

元至元戊寅八月十六日鄱鐫君歿既葬而天下兵
亂不克立碣墓左今海宇晏夷冢子曷始刻銘以昭
厥志君諱斗鳳字友梧母李夢鳳翥北斗間而生故
名君疎髯偉度倜儻負奇氣嘗攻舉子業屢試不利
監郡馬公某舉茂才部使者王公都中賢之復交薦
授集慶句容校官既而慨然曰大丈夫坐廟堂佐天
子出號令以保乂庶民不然仗節出萬里外氣懾夷

狄耳奈何棲棲服章縫鄉井耶遂絕江渡淮溯河濟
過齊魯之邦遨遊燕趙間週迴秦漢故都南還吳楚
登高酌酒弔古豪傑遺跡發爲謠詩皆磊落魁奇當
時虞文靖公集揭文安公侯斯禮部郎中吳公師道
咸交君愛其材雄贍爭言於中書擢應奉翰林文字
未上而卒年三十二以卒之年十月十五日葬鄱義
城東潘超之源遺詩文若干卷燬於兵父諱環岫字
傑夫兩浙鹽運提舉大父安朝宋國子生君家世簪
纓光奕史牒宋贈檢討太尉中書令左僕射封潁川

王浩八世祖也君克繼詩書有志弗獲顯庸惜哉配
朱生曷昱燮三男子昱燮亦天曷復業儒文聲動縉
紳間銘曰猗鳳鳥昧靈兆壽曷少氣則浩跖而老顏
而天匪天道兮

葛徵君墓表

君諱聞孫字景先姓葛氏累世皆隱合肥巢湖之上
有少田力耕以爲學至君祖嗣武始補太學生遷桐
城縣主簿宋亾遂歸隱淮安忠武王錄宋官龍泉縣
丞辭不受而自放於詩酒以終父天民亦隱德弗耀

君生十九年而孤能自策厲爲學天性警敏日誦數
千言輒終身不忘居家孝友待朋友有信義每旦冠
衣詣母束夫人問起居躬舐食飲惟夫人色所欲卽
趨爲之凡物夫人未食卽弗御也親舊知其然每食
親必先以餽君使奉夫人嘗以貧出爲頓文學旣而
曰此非養志之道也尋不復仕其後宰相薦君文行
可用擢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復辭不赴召而教授於
其家諸生不遠齊楚之路皆來從之余嘗謁君湖上
升堂拜束夫人君侍側鬚髮皓然進几捧觴進退惟

謹爲好言溫藉之母夫人年八十餘耳目聰明泄泄然樂也食下始出坐館中爲諸生講先王之道諸生環列修整皆若有得焉者間以親故入城中城中人無少長爭候迎謁以不至其家爲耻君與人言無賢不肖率依於忠孝其語切直初若不可親及徐就之乃甚有味久而不厭也里中有鬪訟官府所不能折者君以一言決之其見重於鄉如此以故鄉大夫有大政與大獄多以詢君君亦通練誠懇問無不言諸大夫陰用之鄉人多蒙其利此余之所知而鄉人未

盡知也至正五年母夫人以壽終於家予往弔之君衰經癯然衆以爲君若不勝喪如此是年冬余還京師而君遂以死矣嗚呼聖人之道猶天然而一本於卑邇精粗本末無二致也而世或驚於高虛若德合一官行庇一鄉者往往薄之以爲不足爲君平生不事大言高論而行事皆聖賢之實用其用以教人亦必以此雖不肯出仕以盡其所學而其學之可用蓋不待出而後見也其文章平實稱其爲人有文集若干卷藏於家配倪氏子男一人楨黃岡縣教諭女六

青陽山房集 卷五
人皆適士族君之歿以至正五年九月癸巳其葬在
十二月癸酉年六十一明年其友余闕表其墓曰昔
予登第還里中里中長老言朝廷召君時合肥之學
甘露降於松明年又降於栢占者曰國家養老之祥
也君得於人者如此而得於天者又如彼非篤於孝
友積誠而不已其能然乎鄉之人士過君墓者式之

張同知墓表

澧之慈利有隱者曰張君積學厲操居州之雍沙鄉
雍沙之人稱之以爲能孝君喪父時年始十四卽養

母而能敬生事大小自盡身力一不以屬母而務有
以樂其心母素多病君自侍側具湯液食飲行坐臥
起必自扶掖之而未嘗去左右如此者殆三十年間
適市心動亟歸眠母火發帷家人無在者母病臥且
驚不能起君冒烟焰褫幃滅之微君母幾不能免母
病甚嘗割股肉以療之夜卽焚香籲天願以已年益
母壽母歿哀戚甚躬負土爲墓不以委僮奴人是以
謂之孝也良重信之有爭訟者不詣公府而詣君取
直其里之麀鹿泉者鄉人素賴以溉田延祐丙辰夏

青陽山房集 卷五
大旱泉竭衆相與祠其上喪豚敗鼓卒不能出泉乃
率以走君曰泉闕禾且稿民不知死所矣泉其或者
聽孝子乎君爲沐浴而遙再拜爲民請泉出如綫衆
謹曰泉至矣君乃又再拜泉沛然如初所溉方數十
里之地是年獨得歲人益齟然謂君誠孝子也君性
介直不阿鄉里敬之有撓曲爲欺者見君面輒發赤
其事寡姊有恩義經紀其家事如其家凡細行類此
多可書者不書大其孝也君通尙書以授其子兌兌
亦博學有文章元統元年貢於禮部中高等授同知

茶陵州事君以子貴封承事郎莫德州同知聲光顯
融享有祿養凡七年以壽終於家自君之沒兌之治
民日有政譽轉尹當塗公廉勁毅以治行稱徵爲翰
林國史院編修官君子曰天與善人孝者善之紀也
故孝者必有子今於君徵之尤信君諱杏孫字子春
以至元己卯十一月二十一日卒年五十有四以某
年某月葬州之懷德鄉永樂村青山谷張氏世爲蜀
之安岳人曾祖文震宋吳潛榜進士官至知江安縣
祖圓避亂始遷澧自圓而下皆世治儒術然無顯者

顯乃自君始是可表也

兩伍張氏阡表

張氏本鄱陽人其先世有諱嵩者徙家淮南之兩伍邨子孫繁富皆有美田在湖上無貧者君之祖子可始爲儒教子君父諒喬日誦書不問其家生業見異書無錢質衣買之故君家在諸張中獨貧而教子益不怠君諱拱宸字景星少以儒薦爲興化縣教諭崇明州學錄泰州學正雲南栢興府建康路兩學教授改將仕郎主安豐霍丘縣簿而卒第竑字景山亦由

天長泰興教諭揚州學正真州教授以將仕郎滁州判官致仕初張氏雖盛然皆農家無聞人自君父以耆學著稱鄉校逮君兄弟登仕版有聞譽故兩伍張氏遂稱江淮間君爲人寬厚不嗜利居貧晏如不以動心竑性剛介好賢而疾惡此兩人者所操雖異而士大夫與之交者一愛敬之君兄弟仕時其父已死矣君每與人言其先世必嗚咽流涕曰吾先人以儒者望吾兄弟吾兄弟今皆讀書爲儒官雖貧亦何憾哉余往吏淮南聞君伯仲之名甚習會君之孫天永

遂得其先世之槩如此重爲慨息蓋淮俗之數易矣
宋之季時其地專用武故民多尙勇力而事格闔有
號爲進士登科第者往往皆武學也混一以來其俗
益降民之賢者始安於農晦其下則紛趨於末以爭
夫魚鹽之利其積而至大富者輿馬之華宮廬之侈
封君莫之過也故其俗益薄儒以爲不足以利已朝
廷設科以誘之今三十年民亦少出應詔君父子自
拔於衆人之中傾家以爲學可不謂之豪傑之士哉
天永自樹嶄然弱冠屬文敦義異時非能振其宗乎

詩書之教能淑人心學之至可以爲聖賢其次不失
爲善人其緒餘亦可以得祿以振耀其宗族夫孰知
不足以利已者爲其家之大利與君之於鄉可表以
厲俗矣君兄弟歿兩伍之墓隘不能葬乃改卜倪鄰
葬焉君配陳氏子二人禎桃源縣教諭孫男三人天
序天庭天庸竝娶李氏子一人燮將仕佐郎揚州教
授孫男三人長天永次天奇天亨至正六年二月逝

西海祝文

維兌爲澤奠位宅西翁輸陰彙蕩泊金天我有駿命

肇域茲筮事祀惟常於皇無替

后土祝文

媪靈旁魄合德於天食於汾睢為古方澤有嚴母事
殷薦齋明斲我烝生永沐光化

西嶽祝文

節彼靈嶽荒於華陽二儀鍾秀三條分方典雨祈祈
嘉祉耿耿以報以靈神休惟永

河瀆祝文

水伯之德稱自前古肆予寧神罔有弗至粹廟伊嘉

况載薦營閔茲虞人以翁暴橫

江瀆祝文

水德之靈神實位長鴻紀六州澤施三壤杭稔允殖
飛潛資養我報以祀神哉昭享

中鎮祝文

岩岩大嶽為望於冀宣德稟神作鎮中土唯中是建
四方之極神佑我民列嶽所眡

西鎮祝文

天作高山典司雲雨作福於下秩配君公有嚴崇鎮

奠我岐下惠於西土民人所薦

瀟嶽禱雨文

具官余闕謹告於南嶽瀟山之神曰凡列於天地之間者吏食者祿以治其爭訟神享君祀以禦其災患無非事者也自盜之興同安之民農失其耕工失其業商失其資吾吏日夜孜孜以圖利之安集之以思報君食然自去歲以來田苗屢旱雨澤不時百姓饑死此則非吏之所能爲而神之責也夫所謂神者以其聰明正直而能福善禍淫者也昔者凶盜燔爾宮

廟既竭爾粢盛而吾民紆忠廸義以殄滅之而神乃禍民而弗禍盜所謂福善禍淫者安在吏或不職以干天和神乃降災於民而弗降災於吏所謂聰明正直者安在夫羣神雖舉各有攸職能興雲致雨者惟山川之神耳爾神受命作嶽司命之寄在東北西三神之上又吾同安封內之神也水旱之責不於汝而奚歸今白露將近雖雨無及茲與神期三日大雨田禾熟成將率吾民修爾宮廟奉爾祭祀不然將與民圖變置汝其無悔

濟川字說

濟川者熙寧張子瑞之號也子瑞世以活人爲功聞於時其艱於衛生若川險者咸以舟楫濟之乙未春避地來歸袖卷求予字并說予方欲濟時艱得其人亦可尙已而言曰濟川者司命之謂也惟命弗罹於險弗嬰於疾俾終其天者爲正嬰於疾罹於險廼戕其生爲天天也者靡有司之者也嗚呼惟天生民有欲汲汲於名孜孜於利蛟龍鼃鼃之淵風濤險迅之所阻車馬限往來罔知禍厲者唯病夫涉情蕩於中

氣戾於外膏肓蠱瘵之府疲癯殘疾之基賊脉理伐壽齡罔重攝養者唯病夫身此醫藥之於人猶舟楫之利於天下二者固相若已雖然匡君正國燮陰陽以利天下其道其術亦不外於是說命曰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此子瑞之志也此其所以爲號也此濟川字之說也

題宋顧主簿論朋黨書後

先王之時上與下同患故國家之政夫人而得言之召康公所謂士獻詩史獻典瞽獻書百工諫庶人傳

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故凡事之得失政之利害國之治亂上無不有以前知而慎修之而至於無敗蓋天下之勢如操舟舵師失利豈特棹夫之患哉而凡同舟之人患也故有憂天下之心者無不有以盡其言不盡其言者是不憂天下者也有憂天下之心者由有以知其得失利害治亂之故者也故不憂天下者是不知所以得失利害治亂之故者也夫天下之大患在於人之不得言而得言者不以言與雖言之而不用其甚者至以爲俗雖有憂天下之心之人而

知天下得失利害治亂之故者亦不敢言而國遂以亂亾如秦季世蓋可監已而世主終不以爲戒何哉三代而下若宋之一代人心世道猶有近古內而宰執侍從臺諫有奏疏卿監以下不得日奉朝請則有輪對朝臣上殿則有奏劄皆與天子酬酢於殿陛之間如家人父子之相與外而監司郡守凡所職事皆得以疏聞天子親御筆劄以報之日有書至萬言者若事大體重言者不以言則大學京學諸生與凡韋布之士皆得詣闕上書言之至其晚年權臣執命士

益探鼎鑊冒刀鋸而論事不可壅遏其下與上同患如此故能外捍強國內修民事傳緒三百餘年而後亾雖先王之世人心之媿亦何以過此也予昔與圭齋諸先輩修宋史嘗愛德祐時有蕭規者前論丁大全黔面貶嶺南旣赦還又與京學生葉李論賈似道又再貶似道罷陳宜中當國得詔還學猶伏闕論事奇氣爍爍如平時宋亾我世祖皇帝追大臣物色當時言者得葉李用以爲執政而規獨不見蓋當時率諸生論賈者規也李特因以成事者耳惟李應時掩

以爲名而規遂不見知於世歟於是時規已老死或伏溺而不出耶予屢欲傳其人於史以不能詳而止至今惜之永嘉顧仲明謁選來京師示余以今大宗伯達公所書其先世主簿君與蕭侍郎論朋黨書言論慷慨而激烈時秦檜柄國方以威權鈐制天下士大夫罹其禍者甚衆而君言若此此子之所素歎以爲人心世道之媿者故爲之書達公昔子局之監也其爲之書亦必重歎於斯焉

題孟天暉擬古文後

秦燔燒詩書百家之言漢興稍掇拾之諸子後出然頗雜以依倣之說如國策諸篇多蒯徹之流所撰甚至竊取他書以足之如先秦者豈盡短長之舊哉孟君天曄善模倣先秦文章多似之其讀國策當能辯之知予言爲不妄也

跋揭侍講遺墨後

豫章揭先生好稱獎後學人有片善卽誇道之不去口况於通家之好故人之子有可誇道者耶故世稱先生爲忠厚先生而子法亦克樹立世其文行此忠厚之報書曰人之有善若已有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信哉彼媚疾者聞先生之風亦可愧矣

題涂穎詩集後

涂君叔良來京師與余同寢處凡兩載羹藜飯糗之餘相與論古今人詩皆有造詣尤長於五言其精麗有謝宣城步驟平淡間適處不減孟浩然叔良年甚少將來何可量耶余嘗論學詩如鍊丹砂非有仙風道骨者不能有所成也叔良殆有仙風道骨者耶且晚余有越中之行與叔良同處不知又在何日臨別

殊難爲情讀此尤不欲舍吾叔良也叔良勉旃他日聞大江之南有謝宣城者必吾叔良也此亦足以名世豈待區區外物哉

書合魯易之作穎川老翁謔後

至正四年河南北大饑明年又疫民之死者半朝廷嘗議鬻爵以賑之江淮富民應命者甚衆凡得鈔十餘萬錠粟稱是會夏小稔賑事遂已然民罹此大困田菜盡荒蒿藜没人狐兔之跡滿道時予爲御史行河南北請以富民所入錢粟貸民具牛種以耕豐年則收其本不報覽易之之詩追憶往事爲之惻然

題永明智覺壽禪師唯心訣後

永明壽禪師平生著述甚多唯心訣者其猶般若之心經也孫城祐上人頃作觀心堂於廣福寺及見西菴遂公明教臺得是編卽以衣資刻之甫畢工屬余歸自范陽請題其後心者萬化之原也迷則愚悟則聖存則治亾則亂易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者正指是言也是編於心之細無不燭體用無不該三藏十二部精要之言無不在是先民言聖賢千言萬語

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返復入身來自能尋
向上去此又永明著書立言之心也元統甲戌五月
謹題

題黃氏貞節集

皇元至正十二年余闕奉旨出守安慶時邊警事嚴
日尋干戈憫憫無須臾得攄懷思越六年丁酉撫金
谿吳級以書抵轅門請題其母黃氏貞節集併錄其
所撰祭夫文及訓子詩三十韻讀之辭義嚴正風節
凜凜令人增氣槩所恨行伍中筆硯廢置久安得從

容諸先輩翰墨之後思發其幽潛乎然闕也方以忠
君爲務而級也拳拳以孝母爲念聲相應而氣相求
是可無一言以慰人子顯親之心耶及觀黃氏年十
九嬪於吳曾未幾而夫死涕泣誓不更嫁破衣弊屣
身操井臼賣簪珥以襄舅姑之喪日訓二子以學夜
分乃寐男長以室女長以家閨門肅雍動止無纖毫
愧悚淑德著於鄉閭令名達於朝省足以表儀於當
世矣若古之衛共姜曹大家班班經史者不是過也
其同郡翰林吳公奎章虞公皆有叙述同里危素叙

其詩曰世之人不能天其天而有愧於黃氏者多矣
嗚呼我國家以仁義肇基朔土乾端坤倪靡不臣服
列聖相承風教宏遠宜可以登三邁五超越乎漢唐
矣何自兵興以來州縣披靡能卓然以正道自立者
僅不一二見其餘賣降恐後不啻犬豕昂昂丈夫真
無女婦之識良不悲哉且天下有可爲之機而無敢
爲之士民情有向善之意而無激善之才遂使淳良
化爲梟惡骨肉轉爲仇讐叛潰奔離益相戕賊聞黃
氏操行如此彼獨何心朝廷百年休養之恩寧不辜

矣此子讀黃氏詩文益有感焉宜夫德人鉅卿咏贊
不已盛朝所以旌其門復其家昭名於史冊者豈偶
然哉予又聞黃氏之子級以一介貧賤奮不顧身集
鄉丁禦強暴里閭得全非其母訓之素能若是耶是
皆可書淮南行省叅政西夏余闕識



